

錢謙益藏書研究

王紅蕾◎著

此書二余十五時所收用紫色
過輯或篇已無之豎舉浮石沈
木佳為書喜用此語答知九月七
日立洲藏老書



钱谦益藏书研究

王红蕾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钱谦益藏书研究 / 王红蕾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3. 2

ISBN 978-7-310-04114-5

I. ①钱… II. ①王… III. ①私人藏书—研究—
中国—明代 IV. ①G259.25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18734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 孙克强

地址: 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 300071

营销部电话: (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 (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 (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3 年 2 月第 1 版 2013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12 印张 298 千字

定价: 38.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 电话: (022)23507125

序

李致忠

红蕾博士学位攻读的是中国古代文学，2008年进入西北大学博士后流动站，研究课题却是《钱谦益藏书与〈绛云楼书目〉》，这在学术领域上应该说是个不小的转弯。通常情况下，取得博士学位后，若继续深造，其出站报告多与博士学位论文相衔接。原因是自己既熟悉，又易深化已有的学术成果，容易奏效。而红蕾博士则反其道而行之，硬是选择与博士学位论文不相干的文献学领域内容作为主攻方向，这实在需要极大的勇气与足够的智力、能力和努力。现在出站报告已获圆满成功并以优异成绩出站。之后，又进一步深化此题，并付之梨枣，向学术界奉献了一份可圈可点的科研成果，我为之十分高兴。

钱谦益是位很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既是封建士大夫，又是学术宗伯；既率先降清，又寄望毫无前途的南明小朝廷；既心仪做官为宦的显赫与荣耀，又不愿放弃江左盟主的学术地位；既藏书富甲东南，又不能悉心编一部与其庋藏相匹配的藏书目录；既崇尚儒家思想及经史百家，又倾心诗文乃至奉佛信道，凡此种种，在钱氏身上都交织在一起，使其成为一位非常难以研究和把握的历史人物。红蕾博士硬是在如此纷纭复杂的人物身上找到其藏书与书目这块未被充分开掘的领域切了进去，并有效开发出可喜可贺的学术成果。

此书全面研究了钱谦益藏书及其书目编制的各个相关方面,给人以完整的概念、知识、学术享受外,尚有若干亮点夺人眼目。

“《绛云楼书目》成书时间”一节,对《绛云楼书目》成书时间、传本差异、前后重复、类分歧异、体例不一等问题的分析,认为不类以前诸家所说,而是“在于传抄者的祖本不同。牧斋一生治学极为严谨,著述多慎重其事,书前或交代原委,或撰述要旨,如《皇明开国功臣事略序》、《记北盟会编钞本》、《列朝诗集序》,即便一篇短文,如《读杜诗小笺》、《读杜二笺》,亦述说缘起。但对《绛云楼书目》不仅未见序跋,文集中亦未见提及。由此推知,《绛云楼书目》并非钱谦益某一时日完编之定本,乃其私家藏书登记簿,自藏书之日始,随藏随录,随录随编,著录简单且无严格体例”。这段貌似推论的说法,可能正点到了其固有的穴位。

《绛云楼书目》在流传过程中,在质量上先后曾有人提出过只言片语的评价,但不知囿于什么,谁都不肯展开实质性的评论。此书“《绛云楼书目》编纂得失”一节,却能从著录规则、分类原则、款目组织等传统目录学角度,对钱氏书目大胆提出了有理、有力、有学术分量的品评。钱氏《绛云楼书目》既然是一部账簿式的藏书目录,完全可以自用而不在外间流传,可事实上早在钱氏仍健在的时候,这部书目的稿子已在他的朋友中流传,并因此被传抄出去。退一万步讲,即便是记账式的藏书簿录,也要笔笔记清,不能前后重出,重出就失去了记账的宗旨;编目体例上不一定那么严谨,但也要前后一致,不一致就不能称其为目录;图书分类上不一定那么十分确切,但也不能违背分类法的基本原则,违背了就是类例不明;在款目组织上不一定那么十分到位,但也不能颠三倒四,随意部居,颠三倒四就是没有遵守款目组织的基本规则。所有这些,此书都逐一举例并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从而使钱氏《绛云楼书目》之得与失客观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郑樵《通志》卷七十《艺文略》曾言:“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

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又说：“类例既分，学术自明。”“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红蕾博士所论《绛云楼书目》之得失，其理论基础盖缘于此。

关于钱氏拂水山庄、半野堂、绛云楼、红豆山庄等几处藏书楼的兴建缘起、地理位置及嬗变关系，过去有不少人谈及此事，但谈及者多是从文献到文献，并非亲见亲闻，或做过实地考察，因而多得出人确我亦确，人误我亦误的结论。此书作者不但占有丰富的文献资料，还亲自到常熟做实地考察，并请当地专门研究虞山藏书楼的专家加以指点，对当年钱氏藏书楼遗址逐一进行调研。旧日钱氏藏书楼的楼台亭榭虽已荡然无存，但青山依旧，绿水长流，其遗址的地理位置却能被指认无疑。特别是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纪念馆陈列的历史上虞山藏书楼的模型，钱氏几处藏书楼模型所摆的位置，大体忠实于历史，使人产生了实感。因此，红蕾博士这一节的考辨与描述，就显得更为可信，更具学术价值。

此书还有一节是介绍钱谦益的藏书印，收集这么多很不容易，鉴赏中会领略钱氏生前的某些旨趣。钱谦益是封建社会典型的文人雅士，对自己的藏书不但满足学问上的需求，也满足文人雅士鉴赏上的慰藉。对于自己的重要藏书，常要丹黄手校，写下题跋，同时钤盖自己的闲章雅印，以记录彼时的兴致。读者若能将这些藏印一一玩味，不仅可以生怀古之幽情，还可从藏印中品味钱氏不同年龄段的不同旨趣。

红蕾博士是我的同事，早在书稿杀青之前就约我为其写一篇序，待到读完全部书稿，实在觉得是一部力作。全面加以评论，会造成篇幅过长，故选择其中某些亮点加以点评，亦足以反映该书的固有价值。是为序。

庚寅岁底于圣砚斋

目 录

序	李致忠	1
绪 论		1
第一章 藏书家钱谦益		23
第一节 钱氏度藏		23
第二节 钱氏编撰		35
第三节 钱氏书缘		74
第二章 钱谦益藏书旨趣		103
第一节 钱氏藏书题跋		103
第二节 钱氏藏书印鉴		120
第三节 钱氏藏书馆舍		136
第三章 钱谦益藏书流散		159
第一节 钱氏藏书散佚		159
第二节 钱氏藏书流向		188
第三节 绛云楼烬余书知见录		198
第四章 《绛云楼书目》略考		205
第一节 《绛云楼书目》成书时间		205
第二节 《绛云楼书目》编纂得失		215
第三节 《绛云楼书目》递藏源流		224
第四节 现存《绛云楼书目》举要		244
结语:钱谦益与明末清初学术思潮		294
参考文献		313

附录 1:钱谦益简谱与学术年表	320
附录 2:书目书志中的《绉云楼书目》	356
附录 3:《绉云楼书目》藏地一览表	368
后 记	373

绪论

钱谦益(1582~1664),字受之,号牧斋,江苏常熟人。明清之际著名藏书家、史学家、文学家。牧斋一生藏书、读书、著书、评书,“学问渊博,浩无涯涘”。兼通经学、史学、诗学、佛学、文献学,时称“莫与为比”,影响及于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钱曾、阎若璩、黄丕烈等,肇启乾嘉学术之先河。

牧斋一生仕途迍邅^①,登场三十有六,立朝不及五载,空怀无涯之志。林下操海内文章之柄四十年,声光郁郁。晚节疏略,多遭诟病。歿后百年,旋罹乾隆禁网,著作沈埋,声名狼藉。至清季,文禁废弛,著作复行于世。

“半生出处滋多议”^②,三百余年来,钱谦益始终是颇多争议的

① 钱谦益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廷试,以第三人授翰林院编修。五月,丁父忧归里”;十年后,“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明泰昌元年(1620),“补翰林院编修原官”,两年后,“以太子中允移疾归”;明天启四年(1624),“赴召,以太子谕德兼翰林院编修充经筵日讲官,历詹事府少詹事”,次年,“奉命革职回籍听勘”;明崇祯十七年(1644),“起为礼部尚书”,清顺治二年(1645),奉命入京,“为礼部右侍郎管秘书院事,充修《明史》副總裁”,次年六月,“引疾归”。钱谦益自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授翰林院编修”,至清顺治三年(1646)“引疾归”,四起四落,立朝不及五载。钱氏晚来感喟:“孤臣却立彤墀内,咫尺君门泪满襟。”(《清》钱谦益著,《清》钱曾笺注,钱仲联标校《钱牧斋全集》第8册,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931~939页。以下引用《钱牧斋全集》版本同。)

② (清)钱澄之撰《田间文集》卷二〇《书有学集后》,黄山出版社1998年,第398页。

人物。清顺治十八年(1661),牧斋八秩之期,“抚前鞭后,重自循省,求其可颂者而无也”,作《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其云:

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濒死不死,偷生得生。绛县之吏不记其年;杏坛之杖久悬其胫。此天地间之不祥人,雄虺之所愁遗,鸩鹇之所接席者也。^①

“吾为此惧久矣”,钱谦益已料到身后必致颂骂纷纭。

明末清初,钱谦益蜚声文坛,世称“一代宗师”。至清乾隆中叶,御批“名节有污,学术庸劣”,遂成定讞。及清末民初,论者“采辑遗闻,发扬隐痛”,持论渐近平允。故旧门生、遗民士人、清帝乾隆、四库馆臣,论者攘攘,承传统史学评价标准,旨在政治操守与学术成就二端。20世纪以来,后继者循此路径,“探河穷源,剥蕉至心”,研究视域日渐舒展,研究方法多种多样,成果累累。

(一)

明天启、崇祯以降,钱谦益创虞山诗派,拨冗归正,开启诗坛新风。“四方从游之士,不远千里,行滕修贄,乞其文刻系牲之石,为先世光荣者,络绎门外,自王弇州、李大泌以还,此事殆希见也”^②。《初学集》中的序跋文字,虽涉过誉,但颇可代表明季文坛对钱谦益的基本评价。程嘉燧《牧斋先生初学集序》云:

^① 《钱牧斋全集》第6册《有学集》卷三九《与族弟君鸿论求免庆寿诗文书》,第1340页。

^② (清)钱谦益撰,(清)陈景云注《绛云楼书目》,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中华书局1985年,第1页。以下引用《绛云楼书目》版本同。

盖先生身虽退处，其文章为海内所推服崇尚，翕然如泰山北斗，虽鸡林蛋户，有能知爱之者。……其所遭罹祸患愈迫切，而其文章光焰，愈昌大宏肆，奇怪险绝，变幻愈不可测。又且怨而不愁，忧而不惧，得风人讽谕之致，而不失温柔忠厚之意。自非具大根，有定识，真能信前因，通宿命，何繇捐人我遗得丧，坦然浩然一至是哉！^①

瞿式耜《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云：

吾师牧斋先生，以命世异才，蚤登上第，入承明著作之庭。高文典册，照耀四裔，小言长语，残膏剩馥，犹足以衣被海内、沾丐作者。年及强仕，道明德立。阅天人之变，通性命之理。钻研经史，沈浸载籍，古今学术之升降，文章之流别，皆一一究其源委，击其蒙部。^②

萧士玮《读牧翁集七则》云：

余读牧翁文，体气高妙，以为至矣，而诗波澜老成，亦极其妙。庖丁奏刀众虚，合于桑林之舞，以无厚而入有间，故可通之养生也。^③

凌凤翔《初学集序》云：

（前后七子而后），盖诗派至此衰微矣。牧斋宗伯起

① 《钱牧斋全集》第3册《牧斋先生初学集序》，第2224页。

② 《钱牧斋全集》第1册《牧斋先生初学集目录后序》，第52页。

③ 《钱牧斋全集》第3册《读牧翁集七则》，第2228页。

而振之，而诗家翕然宗之，天下靡然从风，一归于正。其学之淹博，气之雄厚，诚足以囊括诸家，包罗万有。其诗清而绮，和而壮，感叹而不促狭，论事广肆而不排排，洵大雅元音，诗人之冠冕也。^①

清顺治二年(1645)，钱谦益迎降北上^②，“操委蛇术容其身，物望为之顿损”。“两朝领袖”说多见于野史笔记的轶事传闻，其中不乏夸张丑化之笔^③。易代之际，道德感最易受到激发，义烈者之慷慨与失节者之猥琐，悉为传奇的极好题材。明末清初，士林及民间对钱谦益横加訾议，乃至昌言击排。王应奎《柳南随笔》所载轶事

① 《钱牧斋全集》第3册《凌凤翔初学集序》，第2229页。

② 《清史稿》载：(清顺治二年五月)丙申，多铎师至南京，故明福王朱由崧及大学士马士英遁走太平。忻城伯赵之龙、大学士王铎、礼部尚书钱谦益等三十一人以城迎降。(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2册，卷四《本纪四·世祖本纪一》，中华书局1977年，第95页。以下引用《清史稿》版本同。)

③ 侯方域《书练贞吉日记后》载：有先朝钜公……尝游虎丘，其为衣去领而袖阔，一士前揖，问何也？钜公曰：“去领，今朝法服；阔袖者，吾习于先朝久，聊以为便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清》侯方域著，何法周主编，王树林注笺《侯方域集校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459页。)徐軻《清稗类钞》载：钱牧斋降后，尝揭一联于门，联为“君恩似海深，臣节重如山”二句。后有人于联下各填一字云：“君恩似海深矣，臣节重如山乎？”……钱牧斋尝具满洲官服出门，途遇一隻，以杖击其首曰：“你是个多愁多病身，打你个倾国倾城帽。”(《清》徐軻编撰《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6年，第1539页。以下引用《清稗类钞》版本同。)《牧斋遗事》载：牧斋游虎丘，衣一小领大袖之服。一士前揖，问此何服，牧翁对曰：“小领者，遵时王之制；大袖者，乃不忘先朝耳。”士谬为改容，曰：“公真可谓两朝领袖矣！”(《清》佚名撰《牧斋遗事》，《丛书集成续编》第37册，影印1913年邓实辑《古学汇刊》本，上海书店1994年，第737页。以下引用《丛书集成续编》(上海)、《牧斋遗事》版本同。)顾公燮《消夏闲记选存》载：乙酉王师南下，钱率先投诚。跪迎道旁，问其地方乃安里亭也。恍悟前梦非虚。满拟入掌纶扉，不意投为礼侍，寻谢病归。诸生郊迎，讥之曰：“老大人许久未晤，到底不觉老。”钱默然。一日，谓诸生曰：“老夫之领学前朝，取其宽，袖依时样，取其便。”或笑曰：“可谓两朝领袖矣。”(《清》顾公燮撰《消夏闲记选存》，苏州省立图书馆辑《吴中文献小丛书》第13辑，民国二十一年(1932)铅印本，第34页。)

或为此时钱谦益的真实心态，其云：

一日，舟次白龙潭，诸名士方群趋逐之，天石（遗民金是瀛）忽投一诗云：“画舫沧江载酒行，山川满目不胜情。朝元一闭千官散，无复尚书旧履声。”宗伯得诗默然，即日解维去。^①

钱谦益卒于清康熙三年（1664）五月二十四日，终年八十三岁，葬于苏州府常熟县虞山拂水岩下。故旧门生因朝夕奉教，故多抉发其内心隐衷与秘密，所论深切明著。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云：

使公于上出狩时，以死从烈皇帝在天之灵，先后与倪文正、李忠文诸公陟降左右，不为东林增重乎？然公实欲为所欲为耳。欲为朱胜非而不能，欲为申包胥而不得，一误再误，三木囊头，频年贯索，其与当日之拜仗谪戍考死禁锢者，殊途共归，而不知者以为歧路亡羊也，岂不悲哉！公死而后，谁复有楚、韩家世，思报仇而破产，邯鄲大姓，为倡议而捐躯者乎？^②

归庄《祭钱牧斋先生文》云：

百余年来，文章之道，径路歧而芜秽丛。自先生起而顿开康庄，一扫蒙茸，知与不知，皆曰先生今日之欧苏两

① （清）王应奎撰《柳南随笔》正续三，卷四《金天石》，据借月山房汇抄本排印，《丛书集成初编》第2961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69页。以下引用《丛书集成初编》、《柳南随笔》版本同。

② 《钱牧斋全集》第8册，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第962页。

文忠。先生之文，光华如日月，瀚浩如江海，巍峨如华嵩。至其称物而施，各副其意，变化出没，不可端倪，又如生物之化工。残膏剩馥。沾溉后学，使空空者果腹，怅怅者发蒙。……先生通籍五十余年，而立朝无几时，信蛾眉之见嫉，亦时会之不逢。抱济世之略，而纤毫不得展；怀无涯之志，而不能一日快其心胸。^①

杨照论钱谦益，回避其“迎降”一节，而详论其学术贡献，颇耐人寻味。杨父补因不屑侍清而名重一时。照不齿牧斋，当在情理之中。相反，杨氏父子与牧斋“俯仰三十余年”。清顺治九年（1652），钱谦益为杨照诗集《怀古堂诗选》作《杨明远诗引》，表彰杨诗犹如“谢翱之诗长留天地间者，微斯人，谁与归”。牧斋晚年反清复明之举，杨照或有所知，可为一解。杨照《奉挽钱大宗伯牧斋先生三首》云：

述作长存宇宙间，大名终古有虞山。诗篇穷力追韩杜，史学精研在马班。释典笺成诸佛喜，明书裁就百神慙。祇令文字成宗匠，岳降斯人岂等闲。

力排王李正文风，睨视温周作相公。天下英才瞻斗北，人间司命领江东。飞腾莫上凌烟阁，放逐长居磨蝎宫。初学集中经济在，耄期尤冀过非熊。

研朱点笔泽犹新，展卷烟前泪满巾。渐近自然蒙鉴赏，别裁伪体荷陶甄，齿牙不惜余波及，苦快频虚立雪亲。

^①（清）归庄著《归庄集》卷八《祭钱牧斋先生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0页。以下引用《归庄集》版本同。

只道谪仙常在世，骑箕一旦上星辰。^①

钱谦益、黄宗羲、顾炎武是明末清初政治与文化的焦点人物。黄宗羲晚钱谦益二十八载，“初师谦益，颇得其笔”^②，称颂钱谦益“主文章坛坫者五十年，几与弇州相上下。其叙事必兼议论，而恶夫剿袭，诗章贵乎铺叙而贱夫雕巧，可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矣”^③。钱谦益视黄宗羲为衣钵传人，告白其隐事的唯一人选^④。钱谦益卒后，黄宗羲作《钱宗伯牧斋》，哭述心曲：“四海宗盟五十年，心期末后谁与传。凭裯引烛烧残话，嘱笔完文抵债钱。红豆俄飘迷月路，美人欲绝指筝弦。平生知己谁人是，能不为公一泫然。”^⑤黄宗羲视钱谦益为生平知己，但对钱谦益降清一节，并未回护，可谓知己并畏友。黄宗羲《桐城方烈妇墓志铭》云：

尝观今之士大夫，口口名节，乃至变乱之际，尽丧其平生，岂其无悲歌慷慨之性欤，亦以平生未尝置死于念，

① （清）杨炤撰《怀古堂诗选》卷一《奉挽钱大宗伯牧斋先生三首》，据清康熙刻本影印，罗琳主编《四库未收书辑刊》第8辑，第25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21页。以下引用《四库未收书辑刊》版本同。

② 邓之诚撰《清诗纪事初编》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224页。以下引用《清诗纪事初编》版本同。

③ （清）黄宗羲著《黄宗羲全集》第1册《思旧录》，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74页。以下引用《黄宗羲全集》版本同。

④ （清）黄宗羲《思旧录·钱谦益》载：“甲辰，余至，值公病革，一见即云以丧葬事相托，余未之答。公言顾盐台求文三篇，润笔千金。亦尝使人代草，不合我意，固知非兄不可。余欲稍迟，公不可，即导余入书室，反锁于外。三文，一顾云华封翁墓志，一云华诗序，一庄子注序。余急欲出外，二鼓而毕。公使人将余草誉作大字，枕上视之，叩首而谢。余将行，公特招余枕边云：‘惟兄知吾意。歿后文字，不托他人。’寻呼孙貽，与闻斯言。”（《黄宗羲全集》第1册《思旧录》，第375页。）

⑤ 《黄宗羲全集》第11册《南雷诗历》卷二，第261页。

一旦骤临，安能以其所无者应之于外。^①

顾炎武与钱谦益是中国传统士人介于士与仕冲突之际不同抉择的典型代表。顾炎武抨击钱谦益人品，作《廉耻》一文坦明心迹：“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②但顾炎武认同钱谦益为一代文宗：

傅山《为李天生作十首》曰：“何事亭林老，朝西拟筑坛？”诗中自注曰：宁人（顾炎武）向山云：“近日文章之事当推天生为宗主，历叙司此任者至牧斋，牧斋死而江南无人胜此矣。”^③

查慎行与王沄评论牧斋，被后学视为持论公允者。查慎行作《过拂水山庄三首》，其三云：

松圆为友河东妇，集里多编唱和诗。生不逢时怜我晚，死无他恨惜公迟。峥嵘怪石苔封洞，曲折虚廊水泻池。惆怅柳围今合抱，攀条人去几多时？^④

王沄《虞山行》云：

① 《黄宗羲全集》第10册《桐城方烈妇墓志铭》，第462页。

② （清）顾炎武著，陈垣校注《日知录校注》卷一三《廉耻》，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739页。以下引用《日知录校注》版本同。

③ （清）傅山著《霜红龛集》卷九《为李天生作十首》，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第1395册，据清宣统三年丁氏刻本影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02页。以下引用《续修四库全书》版本同。

④ （清）查慎行撰《敬业堂诗集》卷一六《过拂水山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447页。

雨师风伯动地来，绛云缥缈归何处。吁嗟盛名古难成，子鱼佐命褚渊生。生前莫饮乌程酒，死来休见石头城。死生恩怨同蕉鹿，空向兴亡恨失足。^①

方志重在表彰乡贤，《常熟县志》直陈钱谦益生平事略及文学成就，为尊者讳，用心良厚：

钱谦益字受之，号牧斋。万历庚戌第三人及第。旋丁外艰，里居十一年，始诣阙补官，典浙江乡试，历左右春坊，坐钱千秋关节事移病去。录补詹事，魏阉罗织杨左之党，削籍归。崇祯改元，召为礼部侍郎，荷枚卜，乌程温体仁抨击之，又削籍。居九年，邑民张汉儒受乌程指纵，飞章诬讐，急征下狱。事白，逾年始放还。后又起为礼部尚书。入国朝，授秘书院学士致仕。谦益颠顿仕途，立朝不满五载。当时忌嫉之口，大抵谓其把持党籍，遥执朝政，然得谤而名亦随之。迨南都再用，而论者有远志小草之讥矣。其学地负海涵，其文体大思精，辟何、李之榛芜，启钟、谭之幽陋，起熙甫于荒江寂寞之滨而尸祝之，始天下操觚家朗然共识正途。其散华落藻，卮言隐语，时出入于齐梁，资助于佛乘，要皆指事会情，融释变化，萧伯玉所谓尺寸必谨成法，无不停当者也。志成明史，绛云楼火，典籍煨烬，殆有天焉。《列朝诗集》一百卷，《楞严》、《金刚》、《心经》十四卷。^②

① 杨钟义撰集《雪桥诗话续集》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203册，据求恕斋丛书本影印，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281页。以下引用《丛书集成续编》（新文丰）版本同。

② 劳必达修，陈祖范纂《（雍正）昭文县志》卷六《列传》，据雍正九年（1731）刻本影印，《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1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287页。